



相思鸟系列

爱情协奏曲

千回百转就为了寻他而来
那一刻——

倾心诉爱，恋恋不语的滋味都尝尽了

台湾

席

绢

I247.5
3807

爱情协奏曲

席 绢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相思鸟系列
爱情协奏曲
(台湾)席 绢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 · 309

定价：9.80 元

楔子

是结束，也是开始……

“我们分手吧！”

她静静不语，迤自低着头，目光焦点集中在杯里的褐色液体；刚刚流时的乳白色，在上面旋成了美丽的圆圈儿；深与浅，在边界开始进行一场交融。而她这个旁观者只是瞧着，没有打算画蛇添足地动用搁放在盘沿的小匙。

“你……”男人眼里承载满满的愧疚，面对她的沉默感有些无措。“你……你不说些什么吗？”

说什么？说些什么，就可以他收回他的话吗？说些什么，就可以让他改变他的决定吗？她有心里苦苦地笑了笑。也许，要她说些什么，只是为了能让他稍稍减轻内疚的感觉吧！

“君岚？”他低低唤她一声，语调还是一片斯

爱情协奏曲

文温和，不同以往的是里头多了挣扎的苦楚。

“你希望我说些什么？”崔君岚终于缓缓扬睫，清澈的眸子对上了他——一个与她交往三年多的男人；虽然努力不让表情流露出可怜的感伤，唇角抬起的弧度却隐藏不了心痛。“要我亲口说‘没关系，我原谅你’？”

“我……”提出分手的是他，然而此时此刻，她的轻声相询竟使他无言以对。

他能反驳吗？自私的人——是他！即使到了分手的时候，仍旧期盼能从她的一句谅解中获得救赎。

“君岚，我……”他的再一次尝试开口宣告失败。现在，该轮到他问自己能说些什么了。

“算了！你什么也不用说。”她勉强自己如常地挤出一抹笑容。“不管是道歉或解释，我都需要。”

感情，有是非对错吗？如果没有，又何来道歉和解释？

既然他选择了傅采霏，那么，除了新生他的决定，她又能如何？情场上的输赢比之战场，是更不

容置疑的绝对！

“如果你方便的话，”崔君岚侧低下头，轻轻幽幽地说。“可否让我一个人独处？”想得明白，并不表示练就了“金钟罩、铁布衫”的功夫，能够什么都不在乎地潇洒相对呀！

她——崔君岚，不过是不想做个死缠烂打的女人罢了！

他深深瞅了她一眼，未来，只怕再没这样的机会了。然后，默默拿起帐单，不留一语地走到柜台结了帐。

金钱的付清，容易！然而，欠她的情债，今生今世想来是注定偿不了、还不清了！陆宇槐重重叹口气，侧过头去匆匆瞥了她的背影一眼，缓缓走出咖啡馆。他非常明白，推门离去的小小动作，代表的却不只是走出了一家店，同时，也象征走出了她的未来、她的生命！

风铃敲打在本木上的清脆声响告诉她——他，真的走了！

崔君岚微低着头，注视着眼前没有动过、已经凉了的咖啡，无意识地用小匙轻轻搅了搅，原本强

忍住的泪水，在她的雪白颊间画下如流星坠地般的晶莹曲线。

分手了……

三年多的感情，就这样结束了……

或许，结束，是标志着崭新生活的开始——只有自己陪伴自己的全新日子；而她，必须去习惯没有他的日子。崔君岚紧紧地咬住了下唇，让真实的痛来麻痹自己心里的疼。

在很久很久以后，当她重新翻开自己的记忆时，才发现这一次的结束，带来的并不是孤单，而量份货价实、伴随她未来时日的刻骨铭心。

结束的本身，就是开始啊！

第一章

夜深了，就连台北这个不夜城都阒静了许多，偶尔穿梭在微凉空气中的喇叭与车轮声，因为稀少零星而显得格外明显。

“该死！”陆人崎忍不住咒骂道，操控着方向盘的左手不自觉地使劲一拍。要不是老 A 那家伙迟到，这时早就到家门了，怎么会这种时候还在台北街头飙着他的爱车？现下可好了，安安没看到他，是不会乖乖上床睡觉的！

想到安安死撑着惺忪睡眼不肯入睡的执拗模样，一串恼怒和急切又从他嘴里倾倒而出，没顾虑到如此的行为，会带来什么危险——更正确地说，是给其他人带来什么危险！

突然，一道人影跌跌撞撞地闪进了他的视线，这才让他飞往家中的魂魄倏地收回，急急了煞车。

爱情协奏曲

刺耳尖锐的声响划破寂静的夜空，有着紧掐神经的惊心动魄，伴随轮胎边冒窜出带焦味儿的白烟格外骇人；如果他的动作再缓个零点一秒，只怕这里的景象，会增添触目的惨红一片。

“真是该死！”难不成这人嫌自己活得太久，才会啥都不瞧地直接横越马路？

而始作俑者似乎被吓到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久久仍未起身。

“喂，你在搞什么啊？”随手扒了扒额前不驯的发，他终于不耐地探头出窗，对那人吼叫问道。

那人没有反应，继续维持卧倒的姿势。不会是吓晕了吧？

GOD！今天真是他妈的倒楣到家了！

陆人崎摇摇头叹口气，只得认命地跨出车门，走到那人身边；浓道的酒味让他嫌恶地皱了皱眉，原来是酒鬼一个，这就难怪了！

“喂，醒醒，这里是快车道！”

还是毫无动静！虽然是深夜，但总不能让这位仁兄老躺在这里吧？他再次重重叹了口气，先将他扶上车，送到警察局再说。

“不对！是个……女的？”

当他一把将面部朝下的她翻转过身时，才发现裹在黑色长衣下的身躯婀娜，不折不扣——是个女人！

扎眼的光线远远朝这里快速奔来，陆人崎一手抄起仍旧没有知觉的她，寒入前座，将车开到路旁停妥，试图压下心里的焦躁，尽快解决这椿天外飞来的意外。

“喂！你醒醒！”他侧身对着眼睑紧合的她，轻轻拍打她的颊；一个女人喝成这样，还敢独自走在深夜的台北街头，要不是职业所需，就是自寻死路。

“唔……”总算有点反应了，她嚅吟一声，眉头难过地皱起，头微微晃了晃，但依然没有睁眼的打算。

“喂！喂！你醒醒！”如果现在手里有一杯水，陆人崎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浇灌在她头上！他咬牙忍着自已勃发的怒气，音量却还是禁不住地加大了许多。

“嗯……”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际滑落，眼闭得更紧了些，好像正努力和什么痛苦奋战着。

可总不能这样跟她耗下去呀！陆人崎索性双手搭上她的肩头，用力摇动，道：“好歹你也醒醒跟我报上你住处，否则，我真的只好送你到警察局了。”

唉！除了自认倒楣，他实在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目前这种情况了。

“唔……”她左右微微晃动着头，挣扎地从口中报出一串破碎地址，显然还是处在极度不舒服的情况。

“喂！说清楚点，话全含在嘴里，我怎么听得懂！”看来，他还真该好好谢谢老天哦，这女人还没有醉到充耳不闻的地步；只是，可以拜托她行行好吗？讲话也讲得情愿些嘛！

这回他使上了几分劲道，再度拍了拍她的颊，用绝对称不上怜香惜玉的语气，连喊了几声：“喂！”

“嗯……”崔君岚的眉头攒蹙得更紧了，对他的举动表示抗议。

颊上传来的疼痛，硬是让她不得不费力地慢慢撑开眼睑，眼中所见是天旋地转的扭曲空间，而晕眩感产时栓住了她。

难过！好难过！

“不准闭眼！”陆人崎见她一个翻眼又要合起，对她吼着命令道。

在意识混沌一片的情形下，崔君岚竟真的乖乖照着他的话去做，很认真地想让自己保持清；不

过，就算强撑着，没有焦点的神野里，也只有个无法辨识的模糊面孔。

“嗯？”她困难地发出声音，并且试图将自己涣散的注意力集中，但明显地成效不彰。

“你的地址。”陆人崎总算稍稍心平气和，语气缓了些。“我送你回去。”事已至此，这个“工作”他似乎得义不容辞地答允了。

“我……我自己回去。”胀胀的脑袋里大概有点了解目前的情形了，她挣扎地说道——虽然连她自己都没把握做不做得得到，可是，最起码她很乐意一试。

崔君岚摸索着找着了把手，正准备打开车门时，一只有力的手臂迅速地阻挡了她的动作。

“你以为你现在的状况可以办到吗？”

这个女人，不仅麻烦还很爱逞强，真是搞不清楚状况！这下子，陆人崎好不容易才按捺下的怒又不自觉地升了起来。

“我……”她轻轻啜嚅着，未能成名声音全梗在咽喉；转头向他，还是瞧不清楚他的面貌，但是他蕴着怒气的问句穿破她的耳，算是最直接的表达！

鼻头一酸，眼睡里已经有泪水在打转了。

“喂喂喂！”这个女人实在是……唉，他都不知道该放什么形容词了！看她醉眼迷蒙却含泪的模样，竟让他兴起“辣手摧花”的罪恶感。

陆人崎无奈地胡乱扒了扒额前的发，试着温柔劝说：“小姐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你一个人走很危险，所以我才坚持要送你回去；如果刚才说话的口气不好，请你原谅，因为我在赶时间。”

该死！他根本不知道这样噼哩啪啦讲一串话，她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！而且，为什么他得在这个时候、对着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说抱歉？

崔君岚默默地瞅着他，突然间泪水泉涌而出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！

“喂喂喂！你别哭啊！我道歉可以了吧？”这下子换他慌了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……”结果，这三个字还是率先由她说出，却依旧没有收束泪水的打算。总不会是感动他的帮助而声泪俱下吧？看来，一定是想到什么伤心事了，否则不会喝酒喝成这样。

“没关系，你就好好哭一哭吧！”基本的同情心他还是有的，碰到这个麻烦女人，他早就认了！

“喏！”他递了张面纸，这可称得上是体贴温柔了吧？

“谢……谢谢！”

“现在，你可以跟我说你的地址了吗？”

感谢她——在哭得如此“兴高采烈”时，还愿意拨冗说出一串地址！

重新发动车子，终于可以上路了，好不容易啊！

“真是莫名其妙！”陆人崎看她哭累后又沉沉睡去的面容一眼，对今夜的“奇遇”，还是禁不住发出怨言；现在，他诚挚地希望这位大小姐不会在他的爱车里上演翻胃呕吐的好戏。

这夜的返家路，实在是够曲折难行了！



“嗯……我的头好疼……”当她终于有力气把眼睛睁开时，才发现自己躺在最熟悉的床上，而斜倚在另一边床头看书的，是她的室友孟琛。

崔君岚哀哀地发出求救讯息，换来的却是孟琛的一阵数落。“现在知道疼了吧！明明就没有酒量，还喝成这样！真不知道该骂你还是同情你！”

这个家伙！

当她看到君岚被一个陌生男子抱下车时，真的有那种心脏停止不动的紧张感；要是君岚今天碰到的是一个登徒子呢？后果恐怕……光是想，就不禁打起冷颤来。

“我睡了多久？”她慢慢坐起来，手指揉了揉、按了按太阳穴，向孟琛问道。老实说，她连自个儿是怎么回到家完全没有印象。

“恭喜你！破了本小姐上回感冒昏睡的纪录！”她瞥了一眼墙上的钟，宣布她的成绩。“总共十七个小时。”

十七个小时？难怪她浑身筋骨都僵僵的，从肩膀到四肢无一处不酸麻，和大脑里发出的疼痛波长倒是内外夹攻，配合得天衣无缝啊！

“不问我你是怎么到家的？”瞧她神智还没完全清醒的样子，孟琛干脆直接帮她说出心里的问题了。

崔君岚捶捶酸疼的肩颈，边回想昨晚的情形。

在 PUB 里喝酒，原本打算要醉的，然而好像一不小心就多喝几杯、超过她的能耐啊，接着，天地开始旋转、脑袋开始不灵光了……然后……然后……

离开了 PUB 后，她好像就一直走、一直走，至于当时是不是往家的方向前进，还是往别的地方去，已经想不起来了；再后者，好像有强光和什么尖锐的声音出现，然后……然后……

然后，有个模糊的脸孔……算了！Give Up！

“我就知道你八成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！”看她专心追想，孟琛夸张地叹了口气，一副本山人早就掐指算出、了然于胸的模样。“告诉你啦，昨天是一个不认识的先生送你回来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这么说，那张在脑子里转来转去的模糊面孔不是她的幻觉喽？

“我没必要骗你。”她双手一摊，无辜地瞅着她；已经实话实说，信不信只能由她了，忍不住又是唠叨一顿。“我岚大妹子呀，以后别玩这种游戏了，姑娘我年事已高，禁不起这般担心受怕，了解？”

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落到这等情境啊，陆宇槐若是知道了，会怎么想？他一向认为她是全世界最坚强的女人。

哈！她差点忘了——如今，他怎么想，已经不重要了！一点也不重要了！

“君岚，你还好吧？”孟琛一瞧见默默无语的她噙着苦笑，马上敛起轻松的态度，关心地问。孟琛说真的，君岚喝醉酒这件事，本身就有蹊跷——在她记忆中，君岚的情绪控制向来严若，尤其是负面的情绪；这个特点有时连她都受不了，长期把一堆垃圾埋在心底，总有一天会得内伤。

——到底是什么事情，会让君岚需要藉酒浇愁？

“我……我没事。”她虚弱地笑一笑，避重就轻地回答她。“只是头有点疼罢了，是宿醉的关系吧！”

又来了！每次都这样，老是习惯把事情藏得紧紧的，明明知道她问的不只是醉酒的事嘛！瞧她那副死鸭子嘴硬的样子，怕是想套也套不出；算了算了，她要是想说的话，自然会说，否则逼死她讲也没意思。

“饿不饿？”孟琛换了话题，问道。“冰箱里还有冰冻水饺，我去下饺子让你填填胃。”

“哦，好。谢啦！”她故作轻松地带着笑意说。其实，她不是很有胃口，但孟琛的一番关怀好意她总不忍拂逆。

“你赶快去梳洗一下吧！热腾腾的饺子很快就会出现罗！”孟琛跳下床，向她眨了眨眼，便往厨